



Chinese N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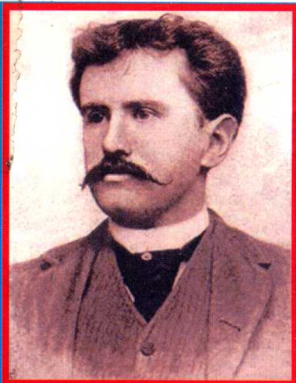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

Course Standard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欧·亨利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巨匠。他的短篇小说精致凝练，妙趣横生。他将短篇小说的艺术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地。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 (Henry, O.)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编译.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0. 6

(语文新课标必读)

ISBN 978-7-5371-8209-6

I. ①欧… II. ①亨… ②北…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971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 欧·亨利 著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编译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地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 830049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0印张 11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71-8209-6

印 数: 1—3000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QIAN YAN

为了满足语文新课标的教学要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合作参与、实践创新的能力，同时也为了提高青少年的文学水平和鉴别能力。我们精心策划编辑了这本《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欧·亨利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巨匠。他的短篇小说精致凝练、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他与契诃夫、莫泊桑并称为“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欧·亨利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做过学徒、会计和银行出纳员，曾因账目不清被控盗用公款而被捕入狱。在监狱时，开始以欧·亨利的笔名创作短篇小说，出狱后，移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

欧·亨利的小说注重情节与结构的安排布局，尤其以出人意料结局著称，人们在叹赏之余，将此类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的结局称誉为“欧·亨利式的结尾”。又因他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众多人物栩栩如生，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欧·亨利的文学风格和独特视觉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的，尤其值得青少年去借鉴。本书精选了十七篇欧·亨利的经典作品，如《麦琪的礼物》《二十年后》《财神与爱神》《人生是旋转木马》《最后一片叶子》等，都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本书所选内容紧扣青少年这一读者对象的需求，且语言简明扼要，保持作者原有风格。

本书文学性和趣味性兼具，是我们献给青少年的一座精神家园。青少年能从本书中提高文学修养，能从中思考日常生活的处世智慧，能从每个故事中品味异国风情和文化。

最后，由于编写水平所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做得更好。

编者

目 录

Mv Lv

麦琪的礼物	1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9
二十年后	17
公主与美洲狮	22
警察与赞美诗	29
财神与爱神	38
提线木偶	47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60
红酋长的赎金	74
丛林中的孩子	87
女巫的面包	94
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	100
人生是旋转木马	115
皮绵塔薄饼	123
最后一片叶子	134
榭姆洛克·琼斯的冒险	143
心与手	151

麦琪的礼物

一美元八十七美分。都在这儿了。其中的六十美分还是些碎硬币。这些硬币是每次买东西时一枚两枚省下来的。由于是从小卖铺、菜商和肉铺老板那儿硬着脸皮扣下来的，所以面对那些表露着——竟然还价至此——的无言的谴责，每次脸颊都会像烧透了似的发红。德拉数了三遍，仍然是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显然，除了扑倒在那张破旧的小椅子上痛哭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德拉就那么做了。期间，德拉渐渐感到，所谓人生是由嚎哭、抽泣和微笑构成的。而抽泣就占了绝大部分。

在这个家的主妇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吧。这是间月租八美元的带家具的公寓。虽不是绝对难以用笔端来描绘，但一定是为了避免被清除流浪者大队发现，才起了“公寓”这个名字。

楼下有个信箱，但似乎并没有信件投进去过；还有一个电铃，它似乎并没有被人的手指按响过。那上面附有名片，写着“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

中间的“迪林汉”是这个名字的主人每星期收入三十美元，感到无比风光的时候加在姓名之间的。而如今收入缩减至二十美元，这几



个字似乎也在考虑，要不要简略成一个谨慎而谦逊的“D”字。但，每当詹姆斯·迪林汉·扬先生回到二楼的公寓，詹姆斯·迪林汉·扬太太，就是刚刚已经介绍过的德拉，她总会叫着“吉姆”，并紧紧拥抱她的丈夫。这真是一件不错的事，不是吗？

德拉停止了哭泣，开始认真地往脸上扑粉。她站在窗边，无精打采地看着灰色的庭院里灰色的墙上走动着一只灰色的猫。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能够为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花了好几个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结果就只有这么点儿。每周二十美元的收入根本算不了什么。支出总会超出德拉的预算，总是这样的。怎么办，为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是为了她最重要的吉姆啊。很久之前，德拉就开始计划想要为吉姆买个非常棒的礼物。要是那种非常珍贵、漂亮——哪怕一点也好，具有为吉姆所属的东西的价值。

这间房子的窗户和窗户之间挂着一面穿衣镜。也许你也见过那种挂在八美元便宜公寓里的穿衣镜。只有非常纤细且灵敏的人，才能从布满纵列的镜子里，对自己的容貌和全身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德拉非常苗条，才得以掌握那门技术。

突然，德拉从窗口转过身，站到穿衣镜前面。德拉两眼闪烁，不过没到二十秒就暗了下来。德拉迅速散开头发，让它自由垂落下来。

且说，詹姆斯·迪林汉·扬夫妇家里有两样值得夸耀的东西。一样是吉姆的金手表。那曾是吉姆的父亲，再之前是吉姆的祖父所拥有的金手表。另外一样是德拉的头发。我们假设士巴女王^①住在通风口对面的公寓里，某一天，如果德拉将濡湿的头发垂在窗户外面晾干，

^①士巴女王：士巴古国在阿拉伯西南，即现在的也门。当时的士巴女王以美貌著称于世。

那么士巴女王的宝物和珠器将顿时相形见绌吧。再假设所罗门王^①当了大楼的管理人，其宝物在地下室堆积如山，那么每当吉姆通过时拿出手表，他都会嫉妒得吹胡子瞪眼睛吧。

这会儿，德拉那美丽的头发如褐色的瀑布一般倾泻而下，闪耀在德拉的身上。头发一直长到德拉的膝盖，就像一件大衣。终于，德拉又神经质似的将头发挽起，踌躇着静静站了有一分钟。随后眼泪一滴、两滴，溅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德拉披上褐色的旧夹克，戴上褐色的旧帽子，一甩裙子，眼里还闪着泪光，就出了门，下了楼梯。

德拉在一块招牌前停住脚步，那上面写着“索弗洛妮夫人——经营各种头发用品”。德拉一口气跑上楼梯，手抚摸着胸口以便自己镇定下来。女主人身材肥大，肤色过白，冷冷的，怎么也不像是一个会叫做“索弗洛妮”的人。

“您要买头发吗？”德拉问。

“买是买，”女主人说，“但请你摘下帽子让我看看。”

褐色的瀑布荡漾着涟漪披落下来。

“二十美元。”女主人以娴熟的手法托起头发说道。

“快给我。”德拉说。

啊，这之后的两小时像是长了玫瑰色翅膀般飞快掠过——这种用烂了的比喻还是请您忘掉吧。这工夫，德拉正为了给吉姆的礼物而在店铺间不停穿梭。

终于，德拉找到了那件东西。那确实是为吉姆，只为吉姆而做的东西。其他任何店铺都没有这么棒的东西，只因德拉已经将所有店铺都走了个遍。那是一条白金表链，设计朴素却很有品位。并不是以花

^① 所罗门王：是公元十世纪时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以聪明富有著称。



里胡哨的装饰，而只是以自身材质来彰显价值——当然一切好东西都应该是那样的。那条表链甚至可以说是配得上吉姆手表的东西。一看到它，德拉就想到——这应该属于吉姆。它很像吉姆。寡默却有价值——这样的描述同时适用于表链和吉姆。那条表链价值二十一美元，德拉攥着剩下的八十七美分加紧往家返。如果配上这条表链，那么在任何人面前，吉姆都可以随时把表拿出来看看时间了吧。那块金手表固然非常好，但代替表链系着的是一条破旧的皮带，所以吉姆有时只是偷偷地看一眼。

当德拉回到家后，她的兴奋稍稍有些缓和，头脑里的辨别能力和理性渐渐苏醒。取出卷发钳，点上煤气，德拉开始着手挽救爱再加上慷慨所造成的灾害。那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吧？朋友——那可真是非常浩大的工程哦。

四十分钟后，德拉的头上布满了紧贴着的小发卷。发型的缘故，活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童。德拉认真地、仔细地、长久地注视着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又看。

“倒不至于杀了我，但是——”德拉自言自语着。

“他看到我，准会说我是康奈岛游乐场里的歌女。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啊啊，仅仅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能做得了什么呢？”

到了七点钟，已经泡好咖啡，煎锅也放到了炉子上，做好了煎肉排的准备。

吉姆从没有晚回来过。德拉将表链卷了两圈放在手心，坐在了吉姆常进出的那扇门附近的桌角上。终于，吉姆踩在第一个阶梯上的脚步声传了过来，德拉有一瞬间白了脸。德拉有个习惯，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会为此轻轻地唱颂小小的祈祷，这时候她小声地说：“神啊，请让吉姆认为我依然很可爱吧。”

门打开了，吉姆走进来，关上了门。吉姆很瘦，脸上表情严肃。

哦，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背负上一个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的外套，手上也没有手套。

吉姆在门内站住。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味道一样，一动不动。吉姆的眼睛钉在了德拉的身上。那种眼神包含着无法解读的感情，德拉渐渐感到害怕。那并不是愤怒、惊叹、否定、恐惧，不是任何一个德拉料想过的表情。吉姆维持着那种奇怪的表情，只是盯着德拉。

德拉绕过桌子向吉姆走了过去。

“吉姆，亲爱的。”德拉说，“不要那么看着我，我把头发剪了，卖了。因为，如果在圣诞节不送个礼物给你，我是绝对不会过好的。头发还会长出来的——你不介意吧？除了这样别无他法了。你一定猜不到有一个多么棒的——漂亮的、美丽的礼物在等着你。”

“你说，你把头发剪了？”吉姆艰难地问道。那样子就像是无论怎么动脑筋，好像都达不到那个已经明了的事实一样。

“剪了，而且卖了。”德拉说，“即使这样，你还是同样地爱着我吧。头发剪了，我还是我，对吧？”

吉姆巡视着房间，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你说头发没了？”吉姆像个白痴一样重复着。

“你不用再找了。”德拉说，“我已经给卖了。卖了——所以没了。亲爱的，今天是平安夜，对我温柔一些吧。我的头发没了可是为了你哦。也许，上帝正一根一根数着我的头发呢。”德拉突然认真起来，温柔地说道：“但是，我是多么的爱着你这一点，是谁也无法计算的啊。我可以煎肉排了吗，吉姆？”

吉姆突然从呆滞的状态回过神来，一把抱住了德拉。这里，让我们用十秒钟来研究一件小事情吧。每周八美元和每年一百美



元——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询问一个数学家或是智者，恐怕你会得到错误的答复。麦琪^①带来了珍贵的礼物，但是里面依然没有我们想要的答案。您可能不太明白我现在所说的话，不过，过后你就会明白了。

吉姆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往桌子上一扔。

“亲爱的德拉，不要对我有什么误会。无论你什么样的发型，我都不会讨厌我可爱的姑娘呢。不过，如果你打开那包东西看看，就能明白刚开始我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了。”

白皙的手指迅速地解开绳索和包裹纸。接着响起了欢喜的呼喊，随之，啊啊，转变成了女性歇斯底里的哭号和悲伤。公寓的主人不得不赶紧拼命地去安慰她。

包在纸里面的是梳卡——成套的梳卡，可以别在头发的两边和后面。那套梳卡原是摆在百老汇街上的一个店铺橱窗里的，是德拉渴望了好久的东西。美丽的梳卡是由纯玳瑁制成的，边缘镶嵌着宝石——搭配那已经卖掉的头发可说是完美无缺。德拉知道那套梳卡很贵，所以，再怎么渴望也从没想过要得到它。现在，它属于自己了。而本应佩戴它们的头发却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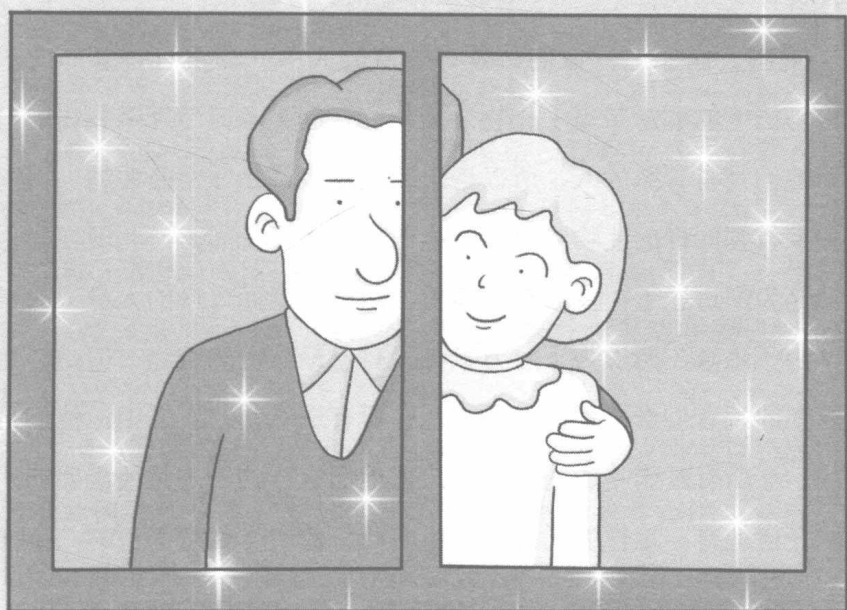
然而，德拉仍紧紧地把梳卡拥在了怀里。然后抬起泪水朦胧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可是长得很快的哦，吉姆！”

随后，德拉像是被火烧到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道：“啊，对了！”

吉姆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漂亮的礼物呢。德拉将礼物放在手心里，饱含深情地递给吉姆。贵金属散发的隐隐的光芒，像是反射着德拉那不停闪耀的热切的心情一样。

^① 麦琪：指耶稣出生时从东方前来朝圣送礼的三个贤人，他们的礼物代表了尊贵与圣洁。

麦琪
的
礼
物





“亲爱的，是不是非常漂亮？这可是我走遍全城才找到的哦。你的表要是配上了这条表链，肯定每天想把表看上一百遍了。把表拿来，我想赶快看看它配上表链的样子。”

吉姆并没有听从德拉的话，而是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两手交叠在颈后，笑了起来。

“亲爱的德拉，我看还是把我们的圣诞礼物暂时保存起来吧。现在使用未免太奢侈了。为了凑够钱给你买那套梳卡，我把表给卖了。好了，现在去煎肉排吧。”

麦琪，您知道，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们为马槽里的耶稣带来了礼物。是他们开创了圣诞节互赠礼物的习惯。因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所以送出的礼物也都是非常高明的。可能还具有遇上收到同样的礼物时可以交换的特权。话说回来，到现在为止，我的拙笔为您讲述了，发生在公寓里的两个愚蠢而可怜的人身上的平凡故事。由于愚蠢，两人为了对方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宝物。但是，允许我对现在的智者奉上最后的话吧。在所有送礼物的人之中，他们是最聪明的。在所有互赠礼物的人之中，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世界的任何地方，这样的人都是最聪明的。他们，才是真正的，麦琪。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纽约西区底部红砖房那一带的绝大部分居民，都像时间似的动荡不停、迁移不定、稍纵即逝。他们无家可归，却也可以说有着一百个家。他们从一间客房移到另一间客房，永远只做短暂的停留——居无定所，心亦无定所。他们用爵士乐曲唱着“家，甜蜜的家”；他们把“家底”往硬纸盒里一塞就走；他们的葡萄藤就是缠绕在阔边帽上的装饰；橡胶植物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在这一地区住着上千户人，那么也就有上千个故事可以讲述，其中大部分是枯燥无味的；不过，如果不能从所有这些流浪漂移的过客身后找出一两个鬼魂，那也反倒奇怪了。

有天傍晚，在天黑之后，一个年轻男子在这些摇摇欲坠的红砖房之间来回游荡，敲响那些房子的门铃。到第十二间房门前，他把瘪瘪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抹了抹额头和帽檐上的灰尘。微弱的铃声响，起，像是传到遥远且空洞的房屋深处。

一个女房东打开了这扇，被他敲响门铃的第十二间房子的房门，她让他联想到一只令人不快的，过食的蠕虫，它已经把坚果啃得只剩空壳，现在正设法找可以充饥的访客来填补空缺。

他询问这里是否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她的声音发自喉咙；她的喉咙就像里面衬了层毛皮一样。“三楼还有个后房，空了一个星期。你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着她上了楼梯。不知来自何处的微光缓和了过道的阴影。他们踩着阶梯，阶梯上铺着毯子，脚步无声，那毯子老旧不堪，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在极力否认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似乎已经变成了植物；在这腐朽、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郁郁葱葱的地衣或遍地延伸的苔藓，这一块儿那一块儿地长在楼梯上，踩在脚下粘糊糊的，就像有机物一样。楼梯的每一个转角处的墙上都空置着壁龛。也许曾经搁过花草植物，如果是这样，它们早已死于这浑浊污染的空气。也可能有圣人的雕像曾站在那里，但也不难想象，小鬼和魔王早就把他们拖进黑暗中，一直拖到某间备有家具的罪恶的深渊里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用她那毛皮喉咙说道，“这可是个不错的房间。很少这样空着的。今年夏天还来了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呢——从不找麻烦，按时预付房租。过道的最里面有自来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她们演过轻松喜剧。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你可能听说过她的名——哦，那只是艺名——在梳妆台的上边还挂过她的结婚证书，镶了框的。煤气在这儿，你看这壁橱，空间足够大吧。人人见了都喜欢这间屋子。它从来没有长期闲置过。”

“你这里住过很多表演戏剧的？”年轻人问。

“他们有人来，有人去的。我的房客中有一大部分都和戏剧界有联系。对了，先生，这儿属于戏剧区。演戏的人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长住。我这儿也来过不少。他们有人来，有人去的。”

他定下了房间，提前支付了一个星期的房租。他说，他累了，想立即入住。他点清租金。她说，房间已经准备好了，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当房东离开时他开口问，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他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一个年轻的姑娘——华希娜小姐——埃洛伊塞·华希娜小姐——您记得房客中有过这样一个人吗？她很有可能是在舞台上唱歌的。皮肤白嫩，中等身材，体型苗条，一头金发，她的左眼眉附近有一颗黑痣。”

“不，我不记得这个名字。那些舞台之上的人换名字如同换房间那样平常。他们来了，又走的。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

不。总是不。整整五个月，不断的询问和照例的否定。他花了好长时间，白天去问经理、代理人、学校和合唱团；夜间则去名角会演的剧院和低档的音乐厅，他还害怕在那些地方找到他最想找到的人。他就喜欢她，一定要找到她。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缠绕的城市就把她困在了某处，但它就像一团可怕的流沙，沙粒的位置不断改变，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面的颗粒，明天就会被淤泥和黏土埋葬。

这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以其伪善的殷勤接待它最新的客人，像个娼妓陪着假笑相迎，脸颊透着病态的潮红，面容憔悴，态度敷衍。从那腐朽的家具、破旧绸套的沙发和两把椅子、两扇窗户之间一英尺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镀金镜框以及角落里的铜床架，反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

这名房客斜躺在一把椅子上，毫无生气，而房间，就好像古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单元房似的，混乱却竭力要把曾租住在这里的房客们的故事讲给他听。

一张杂色地毯，像一座鲜花盛开的矩形热带小岛，被肮脏的席子所形成的、海浪翻腾的大海所包围。挂在灰色纸糊的墙上，追随着无家可归者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图画——《胡格诺请人》《第一次争》《婚礼早餐》《珍爱泉边的美女》。壁炉的炉额圣洁而庄重，却默默无闻地掩盖在歪歪斜斜拉伸的时髦的布帘后面，像舞剧里亚马